

欽定石渠寶笈三編

欽定石渠寶笈三編

延春閣藏 十八

列朝名人書畫

明宣宗畫花卉草蟲 一卷

明宣宗畫松陰蓮浦 一卷

明宣宗畫金盆鶉鴒 一軸

明宣宗畫山水 一軸

明宋濂自書戴曾伯序文 一卷

明冷謙勞軍細柳圖 一卷

明冷謙壽山福海圖 一軸

明楊基書鄭元祐撰陶煜行狀 一卷

明張羽畫寒巖積雪 一軸

明徐賁畫山水 一冊

明徐賁畫山水 一軸

明徐賁畫山水 一軸

明徐賁畫溪山亭子 一軸

明宋克畫花卉

一軸

明方孝孺書默菴記

一卷

明王紱萬里江山圖

一卷

明王紱送別圖

一軸

明王紱畫古木竹石

一軸

明王紱畫古木竹石

一軸

明夏昺畫修筠拳石

一軸

明夏昺湘江過雨圖

一卷

明夏昺畫竹 一卷

明夏昺三祝圖 一軸

明沈度書朱子年譜 四冊

明邊文進畫羣仙拱壽 一軸

明趙壽猿猴獻壽圖 一軸

明宣宗畫花卉草蟲 一卷

本幅絹本。縱一尺一寸六分。橫七尺七寸八分。設色畫花卉草蟲款。宣德二年。歲次戊申春二月。武英殿御製。賜狀元馬愉。上鈐武英殿寶。

後幅題跋

為愛溪頭紅蓼花。秋來獨作草蟲家。尋香粉蝶應隨夢。采蜜黃蜂不趁衙。絡緯語殘涼露

滴寒蟬立。因晚風斜。畫圖渲染驚初見。却似扁舟過赤沙。檉居杜葦。鈴印二。杜葦之印。檉居。右宣德御製草蟲一卷。真有天趣。凡點染禽魚蟬蝶。多有思致。各擅其妙。此卷向為王澹菴秘藏之物。今吾鄉陸太常得之。誠鑒賞之冠。暇日示予。援筆書此。山陰劉士傑鈴印一。劉士傑印。五湖陸師道曾觀鈴印一。陸氏子傳。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真賞汪口之印錢氏叔寶杜綰印

章

註葉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丁未賜進士
第一。歷官禮部右侍郎。有滄軒集。杜莖字儼
男。號橙居古狂。丹徒人。考見詩編。畫史會要
作陸莖云始姓杜也。

明宣宗畫松陰蓮浦 一卷

〔本幅〕紙本。接裝二幅。皆縱九寸七分。前幅橫三尺五寸。淺設色畫偃松磐石。芝草萱花。觀以遠山雲氣。款。宣德二年五月。御筆。賜趙王。上鈐皇帝尊親之寶。接幅橫三尺一寸一分。淺設色畫荷蓋蓮房。文禽水藻。款。御筆。上鈐安喜宮寶。

卷內鈐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安儀周家珍藏珍秘心賞朝鮮人
安岐之印

明宣宗畫金盆鵝鴿一軸

本幅絹本。縱二尺七寸一分。橫一尺四寸六分。設色畫鵝鴿四。貯水金盆一。鈴壘一。雍正
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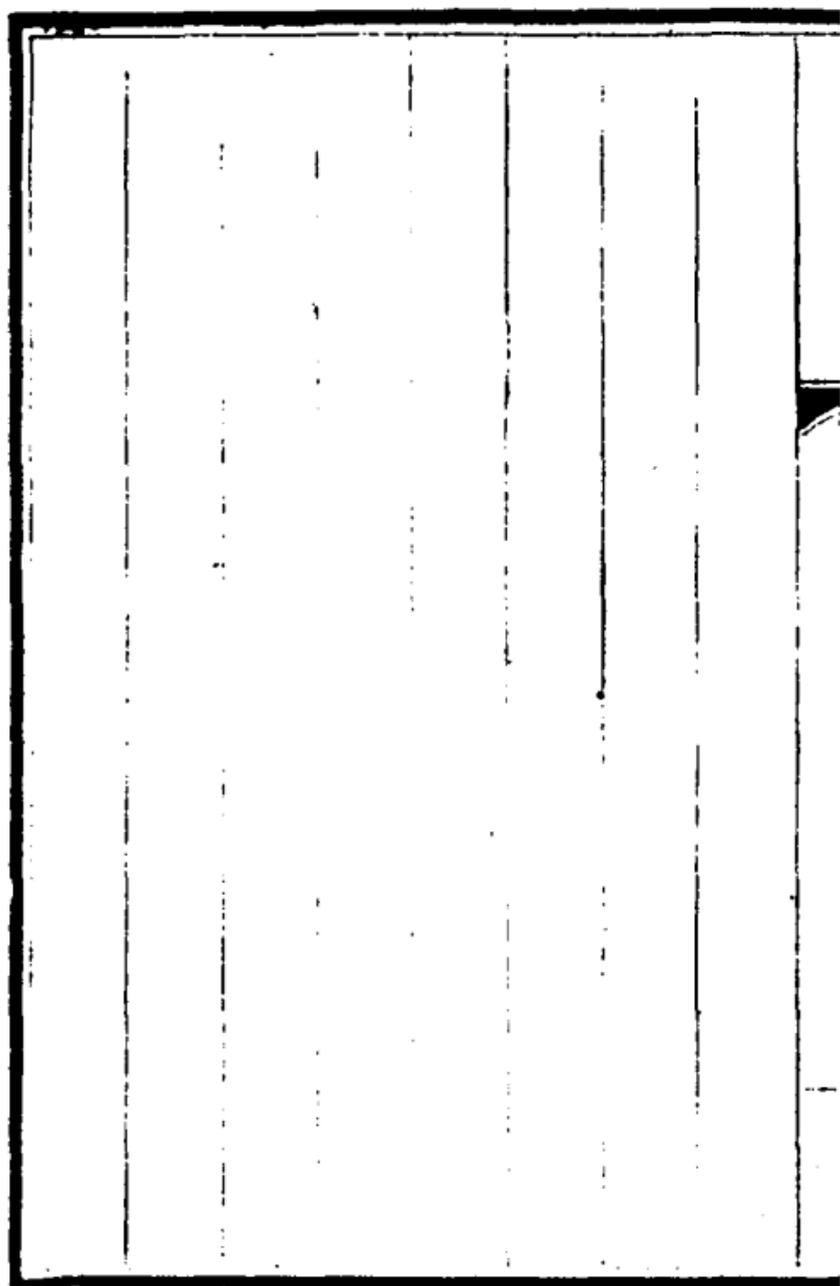
軸內分鈴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

鑒藏寶璽

五璽
全。

寶笈三編



明宣宗畫山水一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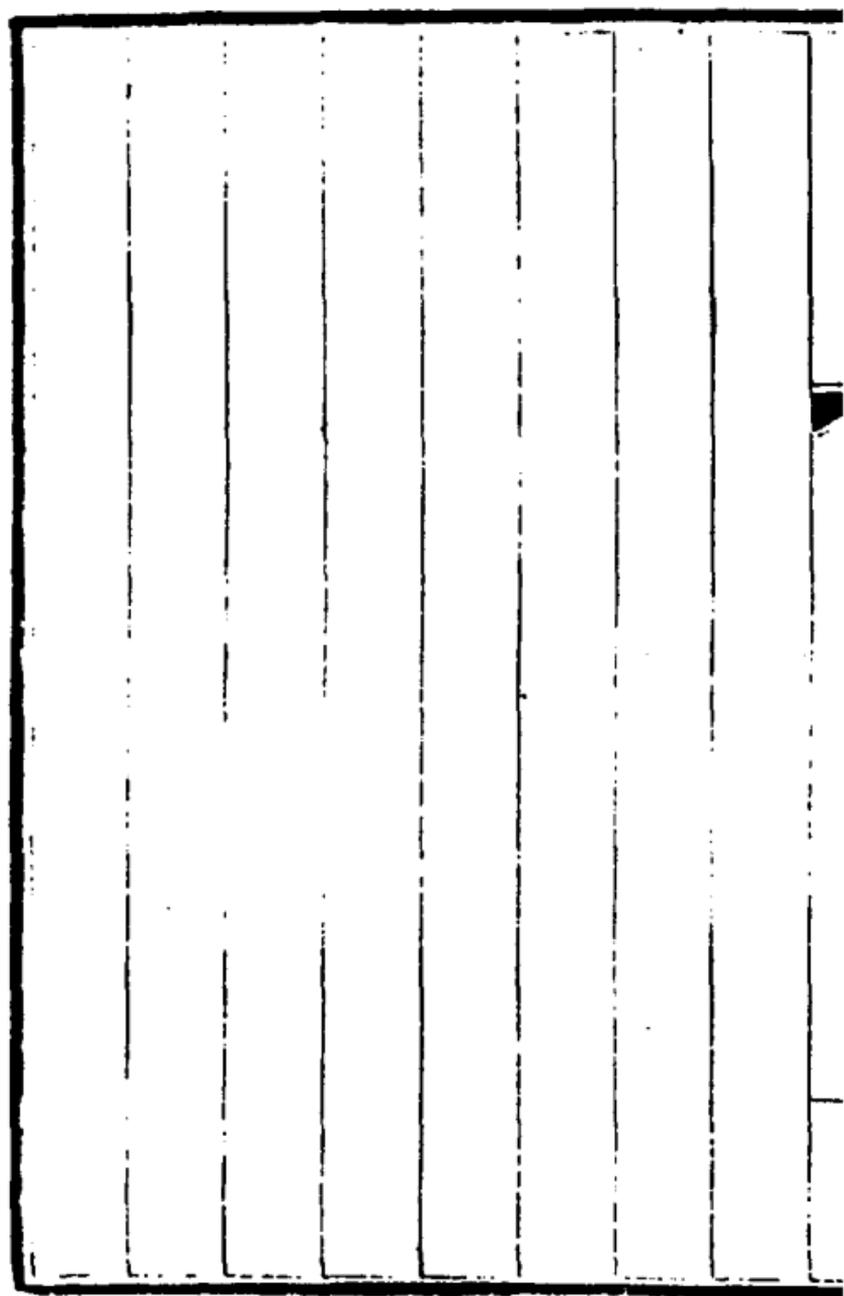
本幅絹本。縱五尺五分。橫一尺六寸六分。青
綠畫白雲碧嶂。綺宇瑤林。款宣德六年御筆。
鈐璽一。武英殿寶。

鑒藏寶璽

五璽
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 玉殿侍臣中書省官章



明宋濂自書戴曾伯序文 一卷

本幅紙本。接裝二幅。皆縱一尺二分。首幅橫三尺七寸。行書。剡源集序曰。宋季蔽矣。應用為急。偶儷為奇。覘然自負。稍上之則穿鑿經義。隳括聲律。孳孳為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糅。而畧繩墨。慕古典則刪去語助。

之詞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直瀉怒奔之失。

按此句而字下

疑說無字。嗚呼。此非近所謂豪傑之士耶。戴公名

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
四年秋。宋濂序。鈐印一。金華宋氏景濂。次

幅橫三尺一寸四分。行書。劉勰論文有云。論
說辭序。則易統其旨。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
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之根。嗚呼。為此說者。
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

易之象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數陳而不
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記
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况
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
而推。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
名也。無款印。

後幅題跋

金華先生以文雄視一世。精深莫及。右作乃

戴曾伯先生序文。其詞意臻妙。書法道勁。自脫常格。閱之數四。若玉雪在前。珠露蔽野。灑然清思之逼人。也。獲是卷者。能不以犀目並珍。而什襲謹藏。以貽其子孫哉。庸識其尾。以紀歲月云。正德戊寅孟冬後九日。吳郡唐寅書。鈐印三。吳郡。唐伯虎。南京解元。

鑒藏寶璽

全五璽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天籟閣。桃里。若水軒。項叔子。項

墨林鑒賞章。退密墨林甫。子孫世昌。項墨林
印。馮李項子京家珍藏。子京。重馮
李項氏士家寶玩。重項墨林甫秘笈之印。學
圃堂印。寄傲項元汴印。子京甫印。

謹案藏米元。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兵亂不
就官。元成宗大德八年。以執政薦。除信州教
授。再調婺州。皆以疾辭。其後翰林集賢以修
撰博士交薦不起。著有剡源集。其字貫已詳
宋序。

明冷謙勞軍細柳圖 一卷

本幅絹本。縱一丈六尺七寸五分。橫一尺二寸。設色界畫。畫細柳營。旁繚以垣。前塹以濠。亞夫戎服坐中庭。士吏甲冑拱立軍門外。一騎持節傳語。步卒相望於道。騎士十數導漢文帝輦。按轡而行。後騎無算。旌旗絡繹。出澗於碧林青嶂之間。款湖湘龍陽子為三丰遊老作。鈐印二。冷謙龍陽子。

後幅題跋

勞軍細柳圖卷。乃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
武陵人。名謙。字啟敬。龍陽其別號也。中統初
同邢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
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天文地理律呂。以
至衆技皆通。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參預中
書省事。乃棄釋業。儒遊于磨川。與故宋司戶
叅軍趙孟頫。子昂。于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覲

唐李思訓將軍畫。而遂効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樹石。無異將軍之筆法。傅彩更加纖細。由是以丹青鳴於當時。隸淮易。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術。頽然而悟。如已作之。至正間則百餘歲矣。綠髮童顏。如當方壯時。值紅巾之暴。君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証。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迹不得見矣。至元六年五月為余作

仙奕圖。此卷乃至正二年春三月作也。吾珍
藏若連城之璧。未嘗輕與人觀。余恐後人不
識。冷君之仙筆混於凡流。故特識之。永樂壬
辰孟春三日。三半避老書。鈐印一。仲獻。

鑒藏寶璽

全五璽

寶笈三編

謹案冷諫字啟敬。武陵人。考見續編。張三丰
名君寶字全一。一字元元。別號保和。容忍三
丰子。人目為遺通張。遼東懿州人。金時修煉
寶雞。蘇廷金壘觀。元時學道。鹿邑太清宮。洪
武初復來寶雞。太祖四方求不得。成祖靖難
後。至京師。英宗封為通微顯化真人。見名山

壽

明冷謙壽山福海圖 一軸

本幅絹本。縱五尺七分，橫二尺二寸。設色畫
滄海洪波。三山縹緲。原題茫茫一瀛海。渺渺
三神山。浴日魚龍見。浮天星斗斑。洪濤晡霧
外。蒼翠有無間。何日金銀闕。乘風採藥還。漱
陽。鈐印三黃閣清風。綸扉漫興。少保之章。

舊題籤

冷啟敬壽山福海圖神品。江上外史笈重光

題鈴印一在辛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退密神品楓溪戴二蕉珍藏書畫
之章常口真賞東嘉口口口珍藏圖書印口
山主人珍藏子京父印墨林秘玩項墨林父
秘笈之印

謹案激陽當是趙志皋。致志皋字汝邁。蘭谿人。隆慶戊辰進士。第三人。歷官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愨。有激陽集。

明楊基書鄭元祐撰陶烜行狀 一卷

本幅紙本。縱八寸九分。橫三尺六寸三分。楷書。元故白雲漫士陶君行狀。君姓陶氏。其得姓始於堯。至晉長沙公。與靖節處士。皆已垂名無窮。更江左五朝。歷唐以入於宋。衣冠蟬聯。世不乏人。有家于台。台之族又別為四。其一在黃巖州。口口口口口口。生太府寺簿。諱居安。寺簿生太學錄。諱應雷。至元丙子。忠武

淮安王統兵平宋。偏師至台。學錄為鄉里請命。將版授以官。則曰吾欲口父母之邦。口知有它。築室清陽谿上。藥病者。樽口口。賑飢者。煦寒者。妃繆氏賢。故志得伸。及生君。有異稟。未髫髻。便異常兒。稍長。從周先生仁榮學。遂於易。下逮百家九流之學。皆通曉。學成。迺出遊。足迹幾遍天下。已而上京邑。王公貴人聞君言論。莫不驚喜傾下。然所持者。連城之璧。

照乘之珠。樛之武。硃魚目為病。於是翩然南歸。每曰。燕趙古稱多奇士。今所見何不逮所聞耶。既歸。齒髮方壯。而家貧。鄉里諸儒先勸君宜少屈。以就祿。遂試吏蘭溪。州民盜驚當剽臂。君念其貧。輕驚。直得免剽。浙省檄補江陰州。州民劉鐵。欲強犯趙屠妻。趙訟鐵。鐵抵臯。一日縛其妻犯之。且痛箠趙。幾至殞。趙察急。捉刀刺劉。君謂事出俄頃。非有意。故殺也。

趙得減死。州重建治所。君主辦社稷壇。歷久
寢壞。每春秋社祭之。元妙觀靈星門外。君白
於尹。社稷復有壇。調松江。創聽事後燕堂。若
干楹。君才優長。能使民不知役。而事集屬邑。
上海民徐德甫。訟戴千戶強劫二人。瘦死十
九人。具獄。民皆以為冤。君平反之時。部使者
韓公審讞。一如君所言。移文陞賞。君力辭。縣
豪民朱筦。坐戮死。籍其家。悉以兩家田賜丞。

相脫脫丞相威權震海內差官南下任腹心
高成劉成副以惡少年為爪牙肆虐縱暴設
計陷民財民無辜被擄掠死者不可殫記府
縣曲從風旨莫敢誰何王兼善以母老被詬
辱奮不顧死言于官官吏悉驚避獨知府楊
侯伸痛憤之意未決君進曰朝廷命公尹是
邦寧忍坐眎赤子殞命於餓虎之頤侯大喜
即與君謀盡逮繫窮竟所差官詭文移省遣

使至府考立。府官皆震懼。君獨抱案條析理。直辭明悉。比律斷遣事。聞丞相。丞相賞以幣。以年勞除杭州東北隅錄事司典史。畏吾人伯不華。與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艱苦。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觀音奴為小妻。小妻額美質豐。饒善迎合。至抑賤正妻。妻不勝憤。不華擲刃以刺。弗斃。瑾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婢餓死。婢引兒訴主母。

枉於官錄事揮使去不敢受。薛君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於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全。伯不華雖以赦釋免，猶坐黜退云。至正壬辰春，除信州弋陽縣，以病不赴。秋再除湖州歸安縣。時方兵興，長興州已陷，浙省叅政脫脫檄君與烏程縣各運糧二萬斛給餽。君募鉅艘二十以載糧，軍未至半道潰，即指授諸艘，使各有定處。甫二日，湖州陷。君日從叅

政畫計。迺復湖州。而軍無見糧。君走一介召諸艘。其至無時刻。違遂加賞賚。錄功中書。不報。方事變。時守土大吏望風奔潰。槌埋竊發。至有火人室廬。淫殺縱恣。君稟命叅政。按其臯不少貸。良民始復蘇。丙申冬。除紹興。上虞縣。太息言曰。吾懷抱利器。其出將為家國天下用。而迺浮沉下寮。今年餘七十。其所蘊。曾不得少試。以死尚何言。戊戌九月二十日卒。

於府城都昌坊之寓舍。享壽七十有二。妃趙氏。故宋宗室諱孟本女也。有淑德。先君十二年卒。葬黃巖州靈山鄉道與之原。今侍講晉陽張公翥為應奉時銘其墓。生男子三人。長宗儀。娶海道都漕運萬戶松江費雄女。次宗傳。娶錢唐於從正女。次宗儒。未娶。女三人。長適同郡杜蒙正子思綱。次適慶元路經歷寧國楊德榮子垣。次尚幼。孫女一。君之歿時艱。

路梗寓殯會稽玉笥山之原其為人倜儻磊
落於為義若飢渴居父母喪哀毀骨立四時
薦享感愴怛悼待人以誠律已以廉蓋皆天
稟然也君諱煜字明元嘗自號逍與山人又
自號白雲漫士喜吟咏善樂章夫其所遊歷
與其所交友及其所抱負當大有為可也而
乃老死薄書期會間然觀其悉心吏牘不怵
於世不溺於利享尊爵厚祿者媿於君多矣

庸述其履歷之概。以俟銘墓者采焉。至正十
九年正月。遂昌鄭元祐狀。至正庚子秋七月
既望。西蜀楊基寫。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橫延閣書畫印。陶明發印。鴈湖陶
勝叔甫珍藏印。永真之印。朱氏象元。沿州合

同

半印重一

謹案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徙居吳。官至山西按察使。攷見續編。陶煜宗儀之父。已詳鄭

行狀

明張羽畫寒巖積雪 一軸

本幅絹本。縱三尺三寸五分。橫一尺二寸。水墨畫。自題寒巖積雪。隸書。款。張羽鈐印一。張來

儀氏。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明徐賁畫山水 一冊

本幅紙本。八對幅，皆縱七寸八分，橫九寸九分。右幅一。設色畫嶺際青松，溪頭紅蕩。二。設色畫釣艇漁磯，雁行三五。三。水墨畫複嶂重巒，雲端高閣。四。設色畫紅葉疎林，片帆輕泛。五。設色畫遙岑蔥翠，山舍邨居。六。水墨畫層巖峭聳，別浦輕舸。七。水墨畫嵐靄空濛，茆簷低接。八。水墨畫疎林老屋，淺水平蕪。末幅款。

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東海徐賁寫鈐印二徐
賁之印。幼文氏。左幅空。

鑒藏寶璽

五璽

寶笈三編

明徐賁畫山水 一軸

本幅紙本。縱一尺九寸三分，橫一尺二寸二分。淺設色畫層嶂懸流，小舟泊岸，有人策蹇從橋上行。自題山霽籠嘉樹，層巖瀉楚泉。高人於此住，所得靜中緣。東海徐賁鈐印一。徐幼文。

軸內分鈐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

鑒藏寶璽

全五璽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雪堂珍賞曝書亭珍藏

明徐賁畫山水 一軸

本幅絹本。縱四尺七寸。橫一尺九寸五分。水墨畫山樹如簪。清流可掬。茆屋中二人對話。一舟子搖櫓溪間。自題山中白晝永如年。綠樹清泉斷復連。豈是金沙無事到。自甘心卧硯池邊。東海徐賁並詩。鈐印一幼文。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墨林秘玩。子京父印。致軒鑒定。鬻

字辭

明徐賁畫溪山亭子一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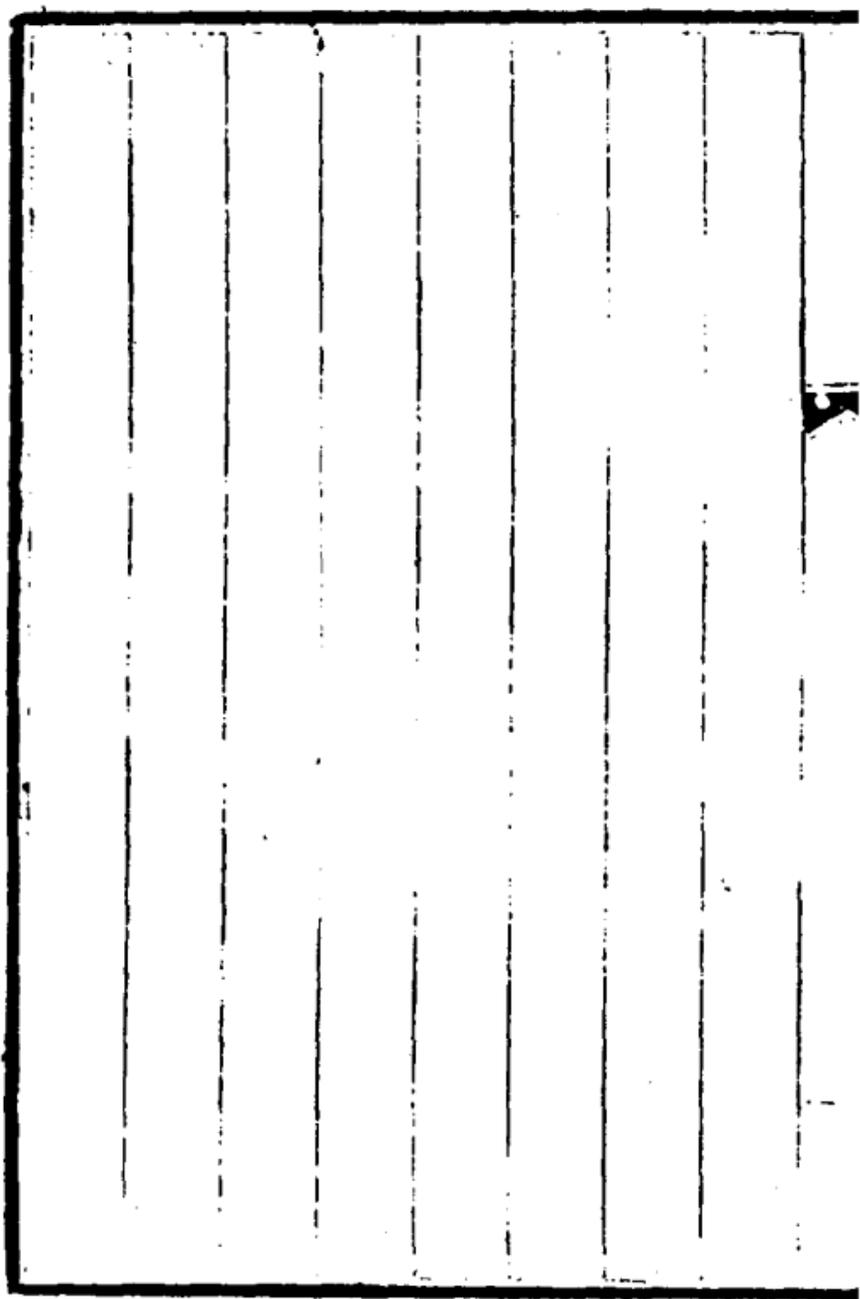
本幅紙本。縱一尺八寸一分，橫八寸三分。水墨畫遠山一抹，倚樹孤亭，款洪武乙亥端陽日。徐賁為肅雍寫溪山亭子圖。鈐印一幼文。

鑒藏寶璽

五璽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何元朗氏清森閣書畫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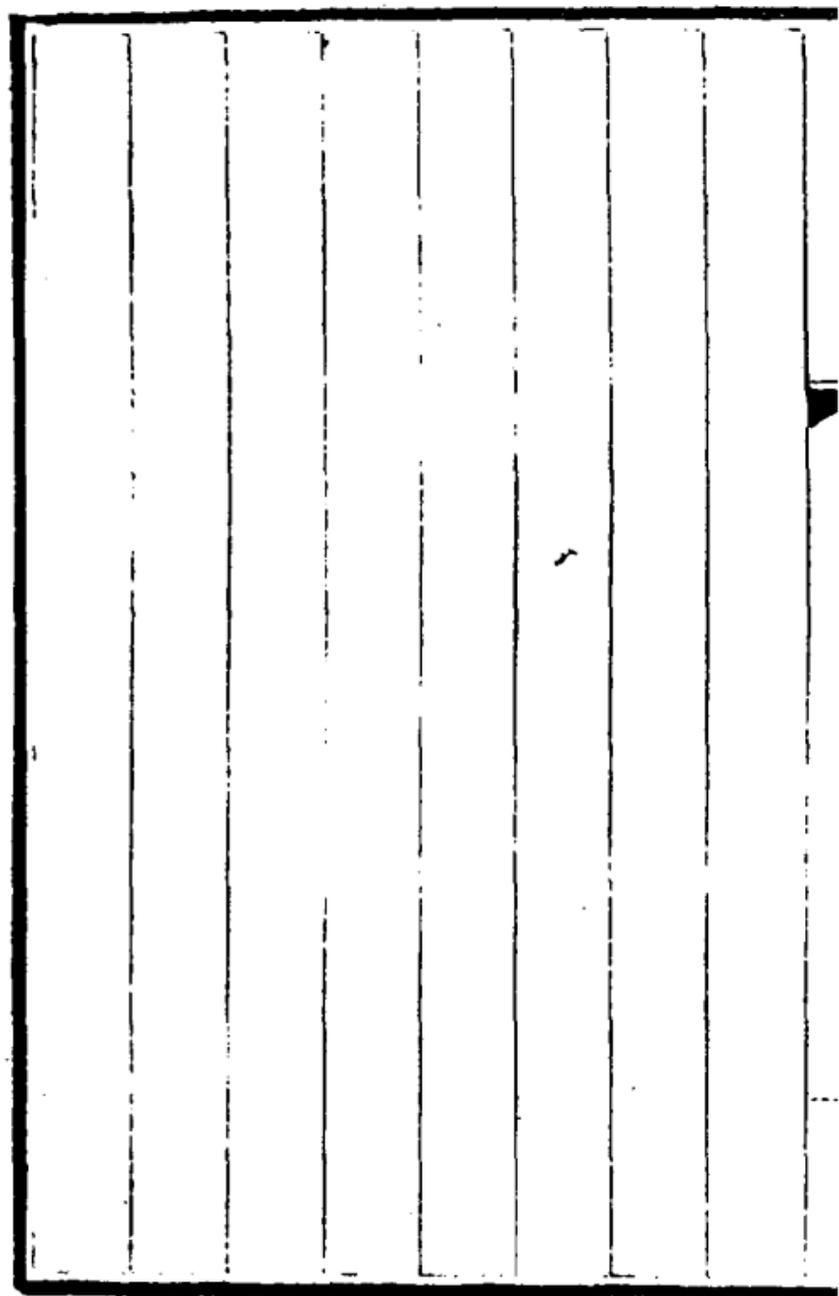
明宋克畫花卉 一軸

本幅絹本。縱四尺二寸三分。橫一尺八寸五分。設色畫石榴。百合。石竹。護花。菖蒲。叢生石間。款甲午夏五月朔日。法元人筆。意於翠幕山莊。宋克鈐印二。宋克之印。仲溫。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明方孝孺書默菴記 一卷

本幅紙本。縱九寸五分。橫一尺七寸六分。小楷書。默菴記。會稽俞先生。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辯。為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為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為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庵。具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為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

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於家，則親愛疏辭；命不修於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為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民人為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為人師，以教民善俗為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烏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為默，而不知默之

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為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翕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為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汨，如溪潢澗潦之為，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為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為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

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
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
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之
言。皆可為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
予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
好辨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
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矣。知夫無益
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師之。而今而

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為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為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侶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子之惑。自識。余不善書。偶得佳紙。錄此文。未終篇。輒棄去。王君修德見而足之。珠璧在後。魚目奚所發其光邪。乙丑五月廿七日。孝孺戲題。無印。

後幅題跋

方正學之忠憤激烈。德器宏毅。學問淵涵。世所景仰。百世不泯。乃其書法之道。勁精嚴。如端人正士。望之起敬。可以釋躁妄。收放逸。蓋意兼歐虞。妙出神運。未易窺其蘊也。讀斯記而。知默可裕言。語非騰說。如愚盡道。多言數窮。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今為與材。顧世兄所珍襲。得一寓目。愧甚。修拙腕。皆不足為先生。

執鞭。惟與材其捧遺墨而得師資。不負稱橋
翁大司寇之文孫。蕃竊翹跂屬望之矣。泰昌
改元。孟冬。幾望。江左後學朱之蕃。敬書。鈐印
三。閒園朱之蕃印。少宗伯。正學先生書。默
菴記。蓋有意於默者。其在建文朝。更制度。改
服色。絕不為默。比文皇召對。則不能屈其膝。
命之草詔。則不能卷其腕。臨刑。迺為絕命詞。
英氣忠節。宇宙間千古不滅。真以默為言者。

哉。鄭端簡公為先生作傳。有云。四方得公一字。寶於金壁。與材於二。三百年之後。藏其遺跡。盈楮。寶之又當何如也。秣陵梁桂茂鈐印。二。惟榮父梁桂茂印。大司寇顧東橋公守台詩。題侯城里二詩。蓋弔正學先生也。彼時雖屢經大赦。尚未敢直稱靖難時事。故詩題諱言之。神廟初年。詔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

存者。厚加卹錄。於是先生忠節益大顯。而人
人能言其激烈之狀。先生書默菴記。東橋公
藏之有年。今其曾孫與材出以示余。與振因
誦侯城里二詩。則東橋公生平所用重先生
者。蓋亦億禩同新矣。並錄公二詩於左。萬壑
千崖控海門。愁雲不散晝長昏。王稟枉積林
間淚。荀息難招闕下魂。直以孤忠懸日月。不
勞遺草落乾坤。椒漿欲奠知何處。古木含風

自吐吞。一點麻衣入帝廷。九天風雨畫冥冥。
雲迷杜宇遊魂黑。草染萇宏野血青。四海衣
冠收節概。萬年宗社屬神靈。英雄已去心難
死。長倚南箕化列星。武林後學姚履素敬書。
鈴印二。姚履素印。允初氏。叙童時曾誦服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文。而未獲觀先生手蹟。
頃從姚觀察見顧與材世兄所藏先生手書。
默菴記卷。楷書十八行。行書四行。楷法顏柳。

行宗米蔡外拓取姿。而中樞有法。秀勁端雅。不作險側態。豈正人心正筆亦正耶。昔人謂王逸少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今先生手蹟不多見。其亦以大節掩之乎。茲敢幸得見所未見。披覽起敬。因綴言於後。汝南後學許天敘敬書。鈐印二。天敘。伯倫。

引首

正氣淋漓。朱之蕃題。鈐印三。竹林草堂。朱之

蕃印狀元宗伯

鑒藏寶璽

五頁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珍藏

印無二無三

謹案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臨海人明史有傳梁桂茂善八分書官臨安知府許天敘字伯倫行書師孫過庭並見江寧府志姚素仁和人歷官廣東副使見杭州府志跋中所稱東橋乃顧璘號璘字華玉上元人宏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見名山藏明詩綜小傳

明王紱萬里江山圖 一卷

〔本幅紙本。縱八寸三分。橫三丈二尺四寸六分。水墨畫高嶺長川。平林遠岸。無款鈐印二。孟端遊戲翰墨。〕

後幅題跋

畫竹休將竹史看。王猷家自有江山。空庭莫訝千尋影。萬里烟波咫尺間。高下青山遠近村。清江處處繞柴門。鑑湖一曲消多少。須問

君山再乞恩。志同少宰。得九龍山水長卷。留
余家數月。不欲空返。為題四篆字。意猶未已。
復以二絕終之。正德四年秋八月戊寅。西涯
李東陽賓之識。鈐印二。賓之七十一峯深處。
人品還從畫裏傳。舊家元識九龍山。他年
曾著江行記。忽謾相看尺素間。處處清江曲
抱村。白雲碧石幾。佳門九峯指點青如許。偏
得天家雨露恩。常郡邵寶奉次。鈐印二。國賢。

將石亭印。細把平生履歷看。直從湘水到

吳山。風帆雨屐知無數。都在王郎尺素間。長
林疎影照江村。茅屋蕭蕭自掩門。莫笑白頭
無舊業。太平何地不君恩。次韻二首。後一首

予正德丙寅在陝西夢中得前二句。明年丁

卯謝病歸江南續成之。涯翁此詩韻偶相類
不復別作。豈吾人同志真有所謂神交者耶。

石淙楊一清。鈴印一。三南居士

引首

萬里江山

隸書

無款鈐印一。西田居士

鑒藏寶壘

五壘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王藻儒收藏圖書閱曠齋珍賞記

霞城主人

謹案王紋字孟端號友石又號九龍山人無錫人攷見續編栝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襄有石涼槁明史有傳

明王絃送別圖 一軸

本幅紙本。縱三尺。橫一尺。水墨畫林壑蕭疎。烟波溶漾。茅齋中主賓飲餞。岸側維舟待發。自題客裏送君歸。故鄉江天秋色正茫茫。扁舟一箇輕如葉。半是詩囊半藥囊。九龍山人王孟端為彥如寫。并題無印記。同時諸人原題。汀洲杜蘅歇。南浦秋風生。美人鼓蘭楫。路指江南行。南行向何許。東望吳淞去。吳淞秋

水多綠遍芙蓉渚。渚外九龍山。山邊三泖灣。
人家臨水住。日暮采菱還。采菱歌易斷。送子
愁心遠。愁來可奈何。思滿秋江岸。秋江奚所
思。懷子情依依。鳳城春色早。原脫遲來歸。李
至剛。無印記。碧水芙蓉兩岸開。長卿初自
日邊迴。故鄉耆舊遙。相接影向孤村寺裏來。
耐軒居士王達鈐印。一王達之印。官河水
落正秋霜。鴻雁南來熟稻梁。此日送君還舊

隱。九峯佳處是鱸鄉。姚廣孝。鈴印一姚廣孝
印。我別松江幾度秋。渚花汀草不勝愁。華
船送子江南去。夢落滄浪舊釣舟。王汝玉。無
印記。秋霜忽已凝。客行歸故鄉。仰瞻鴻鴈
度。豈為謀稻梁。解縉。無印記。吳江渺無極。
蕭條十月初。片颿河上發。竟去不躊躇。由來
君命重。非為愛鱸魚。楊士奇。鈴印一太平山
中人。三江五湖口。此際水痕收。使節詢源

委童時記釣遊。拒霜紅繞岸。擺楸綠連疇。畫
錦榮殊甚。歸承寵渥優。高得賜鈴印。一高孟
升印。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珍賞。補庵鑒藏。

謹案彦如趙友同字友同浦江人官華訓
導李至剛名鈞以字行洪武中舉明經歷官
禮部尚書高得賜字孟升錢塘人俱致見續
編解縉字大紳洪武戊辰進士歷官翰林學
士出為廣西叅議明史有傳

明王紱畫古木竹石 一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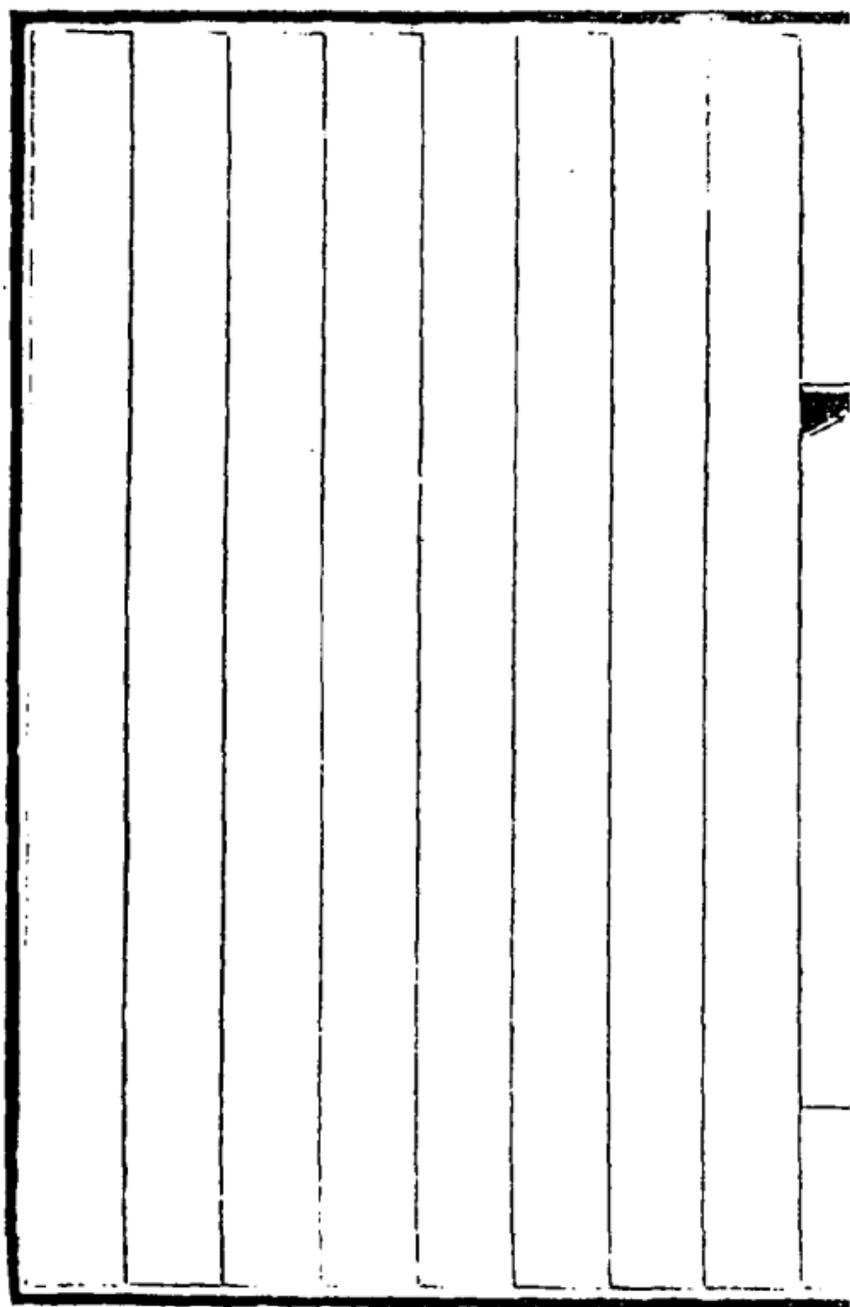
〔本幅〕紙本。縱一尺六寸一分。橫一尺。水墨畫
疎林蒼石。瘦竹清流。款九龍山人王紱戲作
於露禪庵。鈐印一。九龍山人書畫印。

鑒藏寶壘

五壘
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口修黃口美之。



明王絃畫古木竹石 一軸

本幅紙本。縱二尺一寸五分。橫九寸七分。墨畫古木竹石。自題繞入西園滿眼青。葛衣紗帽稱閒行。苔侵翠壁應全徧。菓熟青林已暗生。流水斷隄心共遠。片雲孤鳥意俱輕。道人愛說山中事。為有歸田錄未成。永樂二年五月八日。九龍山中人王絃。鈐印六。友石生。王絃印。孟端破研齋。九龍山中道士。我師古人。

玉池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如何石嵒趣。自入
戶庭間。苔磧春泉滿。蘿軒夜月閒。能令許元
度。吟卧不知還。昌世鈐印一。文休。

鑒藏寶璽

五璽

全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 休寧朱之赤珍藏圖書

明夏昺畫修筠拳石 一軸

本幅紙本。縱三尺七寸五分。橫一尺。墨畫竹石。款天順三年。龍集己卯孟春望後四日。東吳夏昺寫修筠拳石圖。鈐印一。孟暘。

軸內分鈐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

鑒藏寶璽

五璽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退密。元汴平生真賞。墨林秘玩。項

墨林甫秘笈之印。子京煮茶亭長。項叔子博
雅堂珍藏印。墨林子京珍秘。項墨林鑒賞章。
寄傲墨林嬾叟。項氏子京項元汴印。子京甫
印。虛朗齋。子孫世昌。項子京家珍藏。

謹案夏禹字孟暘太常卿禹之兄永樂乙未
累以進士簡入中書因言兄禹亦能書名試
稱旨與眾同拜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見
甫田集

明夏昶湘江過雨圖 一卷

本幅紙本。縱一尺橫二丈七寸四分。墨畫竹石。款湘江過雨。太常卿夏昶仲昭寫。鈐印一。仲昭。

後幅題跋

古人之以墨竹見稱者。自唐王摩詰王子正之後。在宋則有文與可蘇子瞻。元則有柯敬仲李息齋。顧正之張敏夫。鎔廣之宋好古。國

朝永樂間。以寫竹見稱於縉紳間者。則有中書舍人晉陵王先生孟端焉。先生之作。直欲軼古人而過之。有得其所寫者。若獲夜光拱璧。今太常卿吳郡夏公仲昭。學於先生。深造其三昧。且有出藍之譽。尤所以為難得也。中外士大夫。持縑素叩公之門求之者。無虛日。得之則以為喜。誠如少陵詩所謂王公貴人得筆迹。便覺屏幃生光輝者是矣。茲偶觀公

所寫湘瀟

判一字
蝕

雨圖一卷。睹其烟梢雨葉。參

差掩冉。直榦橫枝。紛披錯縱。千態萬狀。端倪

莫測。而其疎密濃淡。重疊鼓側。遠近高下。各

有意趣。而又汀洲映帶。水波滉瀟。依稀風雨

之聲。蕭颯淅瀝。迴薄頃

字有誤

洞聽之無窮。溟

濛杳靄之景。覽之無際。恍若泊舟湘川之曲。

令人宦情鄉思之不可遏也。凡若此者。詎非

天機精到。得心應手。造化生於筆端。有莫知

其然而然者歟。雖然。世之植物夥矣。君子深
有取於竹焉。何也。豈非以其虚心勁節。不為
霜雪之所侵凌。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耶。
仲尼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竹亦松
柏之儔類。其為君子所取。不亦宜乎。以故見
詠於衛風之詩。而東坡蘇子亦曰。寧可食無
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
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而晉之王子猷。尤所

酷愛凡其居止之處即令植竹曰何可一日

無此均

應作君

乎。以此君稱之其愛之也至矣。

是以不問主人逕造竹所。雖被誚讓而不以為怪。非所謂愛竹成癖者耶。若夫竹溪之六逸。竹林之七賢。其中率多沉湎荒酣。依阿養望。不循繩檢之士。不過假竹之清。以適其疎狂曠蕩之懷耳。其心未必有所取乎竹也。固非禮法君子所宜尚也。竹而有知。又豈以其

即此字點去
有脫誤

為悅也哉見

此字

斯又言外之

意併書以為之記時天順元年丁丑孟秋之

吉。訥翁書於蒼雪軒鈴印三雪香亭奎壁圖

書自娛道人。右墨竹卷夏太常寫贈琴川

陳翁羽伯。余蓋得之羽伯之子惟孝。今以奉

東江太史陸先生。可謂清風來故人也。羽伯

當時高士。仲照

應作
昭

執友博古精篆刻。創製

銅樸印章。吾行去後。僅見其人已卯十二月

錢仁夫志無印。

鑒藏寶璽

五璽

寶笈三編

謹。崇陳利伯。名儀。常熟人。通家隸善鑑別。子佑。字惟孝。家刻尤精。見蘇州府志。



明夏杲畫竹 一卷

本幅紙本。縱八寸三分。橫一丈八尺八寸。墨畫竹石。款太常卿夏杲筆。鈐印一。東吳夏杲仲昭書畫印。

後幅題跋

迴汀疊渚竹猗猗。暝色遙連望欲迷。記得維舟湘水暮。半江烟雨鷓鴣啼。此夏太常自題畫竹詩也。詩既清絕。圖中此君亦復蕭森。遂

錄其後以當合璧時方新秋。坐松院涼颼瑟
然閱此畫。諷此詩。恍若九疑如黛隔湘川。憶
天寒翠袖。安得擊竹而歌。令玉釵中斷。甲午
六月廿二新秋日。王穉登鈐印二。王穉登印。
尊生。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謹案夏景。字仲昭。崑山人。歷官太常寺卿。致
見續編。

明夏昺三祝圖 一軸

本幅紙本。縱三尺四寸九分。橫八寸四分。水墨畫拳石、雙鉤竹三竿。自題。三竹圖。東吳夏昺。鈐印二。夏昺仲昭印。乙未進士。

軸內分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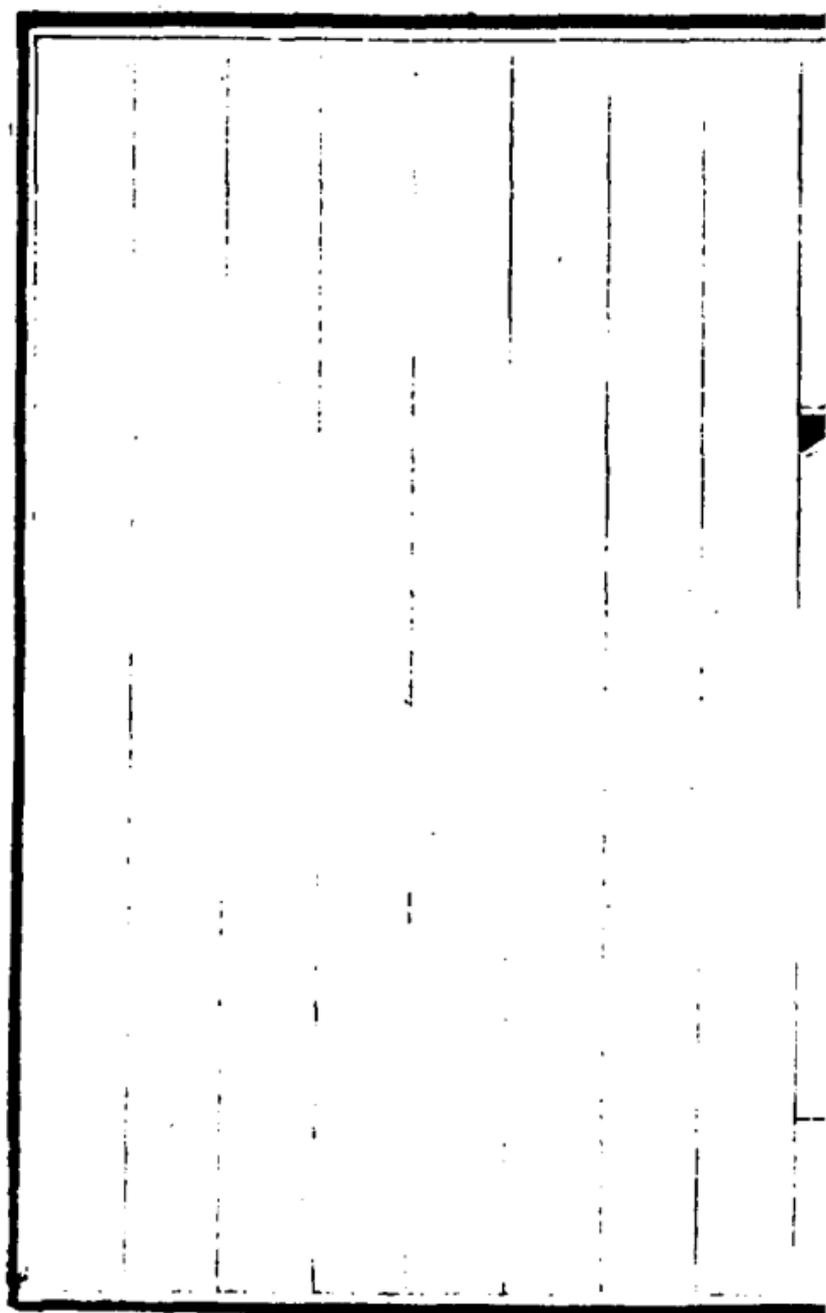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謹案昺先冒姓朱氏。後復姓。故永樂乙未題名錄作朱昺也。



明沈度書朱子年譜

四冊

本幅紙本。摺裝四冊。第一冊三十六幅。二冊三十六幅。三冊十八幅。四冊十幅。皆縱一尺一寸六分。橫一尺四寸二分。沈度楷書。

第一冊書朱子年譜並序。朱文公先生年譜序。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

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

業王

懋竑本
作萊朱

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

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

法壞射欵

王本欵
作欵

讀法之禮無所行於

王本
作無

所於
行

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

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

物歲觀。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微。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傳。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

洛西至闕輔地之相去何翅千百餘里而大

單出

王本作大
儒單出

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

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
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
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
說者。至是脫然如沉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
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
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

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

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

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歟盛哉。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為之錄。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闕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王本

作韓子謂孟子之功

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

在孟子下。予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
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
陋辭。後學臨邛魏了翁序。紫陽朱文公先

生年譜卷之一。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

月甲寅朱子生。

朱子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
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殿考

吏部韋齋先生松為政和尉，遭父承事府君
喪，以方臘亂，時不能歸，遂葬其親於其邑菑
國寺之側也。身嘗僑寓建州及劍州上虞。紹
興元歲館於尤溪之鄭氏，已而朱子遂生焉。

興元年辛亥。紹興二年壬子。紹興三年癸丑。

按行狀云先生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天之上有何物而問問之韋齋異之曰

興四年甲寅始入小學

韋齋與祖挺子無內弟程復亨書云媳婦

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按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以行稱紹興

五年乙卯紹興六年丙辰紹興七年丁巳

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紹從羣兒遊嬉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之紹

興八年戊午紹興九年己未

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按

語錄云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紹興

十年庚申受學於家庭

時韋齋為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出知饒州

諸祠居於家。初韋齋師羅豫章與李延平為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書。王本無字學。

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魁林辭以日誦大學中庸

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性急。紹

興十一年辛酉。紹興十二年壬戌。紹興十三

年癸亥。三月丁父韋齋先生憂。初稟學於胡

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韋齋卒於建之水南。

享年四十七。當疾革時。手自為書。以家事屬

少傅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

劉勉之。致中。屏山。劉子。輩。彥。仲。性。林。中。且。顧

諱。朱。子。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

吾所敬畏。吾即元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韋齋沒。少傅為築室於其里第之傍。朱子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姓。白水劉公。因以女妻之。二刻尋下世。獨事籍溪最久。按朱子所作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借陵。魏天授。盡閱伊洛之學。其淵源大畧本此。至於師門。擅焉。則屏山為最。其作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違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有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榮。埋數人。晦於身。神明內映。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與王本與子本與之。恥言而思。勤而思。頤。凜乎。喘喘。惟願曾足畏。其期望之意如此。朱子晚歲。指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

師傳。蓋紹興十四年甲子。葬韋齋先生。墓在崇安

之西塔山。紹興十五年乙丑。按語錄云。嘉年十五六時。見呂

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之。紹興十

六年丙寅。按語錄云。嘉年十六七時。吃了多少辛苦讀書。紹興十七

年丁卯。秋舉建州鄉貢。考官蔡茲謂人曰。吾

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也。紹興十八年戊辰。春登

王佐榜進士。中第五甲第九十人。惟教賜同進士出身。紹興十九

年己巳。按語錄云。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達。二十歲

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茶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又跋曾南豐帖云。嘉年二十許時。便喜讀紹興二十年庚午。而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

春如婺源展墓

時鄉會酒酣。坐客以次歌誦。朱子獨歌離騷經一章。音吐

洪暢。坐客竦然。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語孟二書。宜加精熟。求見聖賢用意。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虞學士集作復田記畧云。韋齋之仕於閩。嘗質其先田百畝。以為齋。同邑張敷。願教授於劍。請為贖之。韋齋歿。敷

師以書慰朱子於喪次而歸田焉。至是朱子省墓於婺源。遂以其祖入克其祭掃之費用。而已。紹興二十一年辛未。春。鈴試中等。授左迪

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

生之門。

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

一人而已。李先生。意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啟嘗曰。意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為知言。朱子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持往見之。朱子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

有聖賢言語。熹遂將所謂禪權倚闕。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漏百出。又言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理。熹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又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如此。漸熟。則體用合矣。

秋七月

至同安。

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解有然生

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今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楮間。又職兼學事。乃選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身加督厲。并數為以諭之。行始之。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有百餘人。行峻。不為苟合。遂請為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為。非先生又以為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禮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禮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坐齊舍。悉加整葺。云是歲。紹興二十四年甲戌。是歲仲長子塾始生。紹

興二十五年乙亥。建經史閣。

諸於帥府。盡模府中所有書歸。

置閣中。又科簡故遺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
讀者二百餘卷。悉上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
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朱子至求
政。扣五禮新儀印本于縣。無之。乃取周禮儀
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圖。
訓釋辨明。纖悉備舉。執事學生得之以日夕
觀覽。臨事無外立故相蘇公祠於學宮。公名頌。同安人。相元祐間。

學術風節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七月秩滿冬
為世所稱

奉檄走旁郡時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按

書客邸因借得孟子一冊語錄云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
仔細讀方尋得其本意。紹興二十七年丁

丑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館於陳北溪畏
壘庵者數月命

有友生之嗜學者與居。作畏壘庵記。冬十月
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
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焉。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以養親

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紹興二十九

年己卯。

作謝上蔡語錄後序。

八月。召赴行在。辭。

用執政陳俊卿

薦也。朱子方控辭會言。略。有託抑奔競。以阻
之者。以故不。就是歲。籍溪。胡公由司直。改正
字。將就職。朱子送行。有詩曰。孰我仇。仇詎我
知。謾將行止。驗天機。揀鶯鶴。思潭閣。事只恐
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
閣。閣老新裁。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
風月。要人看。瓊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
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處青。五

峯胡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磨之曰。幽人
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
太虛。一洗塵埃山更。紹興三十年庚辰冬再
好。似為籍溪解嘲云。

見李先生於延平。

退寫舍旁西林院。閉月而後去。

紹興三十

一年辛巳。貽書黃樞密論恢復。紹興三十二

年壬午。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

復寓

西林者數月。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起

絕。八月應召上封事。是月復於祠。

是歲五月。祠秩滿。復

以為請。會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畧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則自然愈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也。又曰。今日之計。要在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過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爲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不一於正矣。不報作論語纂訓序。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月再召辭。有旨趨行。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

其畧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

窮理之謂也。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弱心於淺近。庶無之過也。上為之動容。次論今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聞納諫諍。黜逸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庶

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運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觀龍大湖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是朱子將起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威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不以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朱子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酌酢如嚮次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仗幸編張則不復聞于王字聖語矣十一月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替成資嗣也按是歲有答陳漕書論鹽法及與汪尚書書論龜山語

錄是歲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既序次論語要

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起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其書。其字無此編耳。歸劉

氏田

按乾道中田券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謀習武。去家頗遠。特於中途建歇馬庄。

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

山既沒。忠定王本公拱。盡以畀朱王本。以屏

山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秋滿歸。以田還屏

山子珥。珥不受。謀於忠定。轉畀于南峯寺。至

今猶存焉。隆興二年甲申。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比葬。又往會。是歲。困學恐聞成。朱子嘗以困學名

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書成。孝宗乾道元年乙酉。四月

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先是。有劉越。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

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先是。有劉越。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

禮等復主和議。不台請祠以歸。是歲請魏元履所作戊午議。為之流涕。因序之。畧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誓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闌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忘事於其時。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乾道二年丙戌。乾道三年丁亥。八月訪

南軒張公敬夫於潭州。

按朱子與曹晉云。枉

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講明

與王本相

其所未聞。日有聞學之益。敬夫學

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是時范念德侍行。常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

而別。有南嶽偈。酌集南軒贈詩云。遺經得袖
鐔。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金牛。朱
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
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
惟茲酌酢處。特達見本根。萬仞從此流。千里
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是行道經
臨武。遂謁黃中。端明于其家。端明端莊靜
重。德容粹然。朱子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
十

二月至自長沙。

與東軒別後。遂偕范伯崇林
擇之東歸。擬拾道中所作詩。

得二百餘篇
名東歸亂稿。

除樞密院編修。

用執政陳俊
卿劉拱薦也。乾

道四年戊子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

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乃請貸於府。得
粟八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

年。民願輦粟運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會之法者始此也。程氏

遺書成。

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并行。間願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

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耶。耶。字。無。

七月奉府檄行

視水災。省劄屢趣就職。固辭。

時國子學錄魏拔之以論曹觀

去國。逆力辭。

乾道五年己丑。

是歲子在生。作太極通書後序。九月

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

八月省劄復趣行。會丁祝孺人憂。孺人歎

處士確之女。後贈碩人封寧國夫人。乾道六年庚寅正月葬祝

孺人。

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塢。自作壙記。

家禮成。

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
几筵。自死始。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
或喪祭禮。又推於冠婚。共一編。曰
家禮。按是書。晚年損益。未暇更定。七月遷葬。

齋先生墓。

按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於
里之白水。鶯子峯下。及考行狀。又

云。某年某月。遷於寂隱山。即今
墓是也。直隸齋之墓。嘗再遷。與
十二月名赴

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侍郎胡銍以詩人
薦。與王良珪同名。

乾道

七年辛卯。勅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朱子所居
之鄉曰五

夫。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
強奪。勸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郡米
勸立倉舍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收息米二
斗。逐年依此。飲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

大機印盡燭之。故一御四五。十聖之間。雖山年不缺食矣。乾道八年壬辰。

論孟精義成。

是書初名要義。後改今名。序畧曰。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所以

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無所不究。而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云其後又改名。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

以錄不及其義。

是歲資治通鑑綱目成。

初司馬公作通鑑。朱子因取其書刻為叢

例。乘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為綱。分註為目。蓋倣春秋左氏為此書。八朝名

臣言行錄成。西銘解義成。

自二程推西銘為擴前聖所未發。遊

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也。朱子首為之解。乾道九年癸

已省劄再趣行。又辭就乞差監獄廟。太極圖

傳通書解成。

其序畧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

之蘊。而程子兄弟語極性命之際。亦未嘗不用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復。使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張讀通書者。亦不復知有所

五月有旨特與

改扶宮觀辭。

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熹召不起。宜蒙褒錄。上

曰。朱熹安貧守道。庶幾可嘉。特與改程氏外。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書成。

既編遺書。復取諸某錄。參互相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言備矣。

作中和集
解序之。

淳熙元年甲午六月始拜改秩之

命。

者到凡三下。趣依已降指揮。朱子以為改官賊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

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

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避避逾年。上

意逾堅。至

是始拜命。

淳熙二年乙未。

五月東萊呂公伯

恭來訪。

近思錄成。

呂公自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極問子

程子張子書。闢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

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嘗語學而入者曰。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皆東萊及校

山陸公子壽象山陸公子靜會於鵝湖。

東萊未

子送至信州。至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
淵子靜。及靖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謀
其所聞。子壽詩云。提孩知愛長知欲。古聖相
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
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
友朋勸。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壑
墓興慕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
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
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
須辨古今。朱子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
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
遠岑。舊學商量加運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
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七月作晦
既而諸公各持所見。不合而罷。

庵

庵在蘆岑之
雲谷。自為記。

淳熙三年丙申二月如婺源

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書閣王本作閣記。許之。而以程

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學中。日與鄉人

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隨其資稟。作王本原悔。榜不倦。又作茶院朱氏之王本無譜序。至

六月初旬之間。乃復歸於閩。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上時

論大臣欲獎用廉退之士。參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為言。遂有此除。朱子

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辭。七月。答汪

尚書書云。素拙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

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逸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終身守

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問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者也。八月

再辭許之。遂復與祠。

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再辭。仍差主管。

武夷山。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次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

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淳熙四年丁酉。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朱子既編次論孟集註。又作訓蒙口義。既

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于王本無聲正者矣。

十月周易本義詩傳成

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經與文

叶庚則穿鑿為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為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寘經後。以還其舊。又答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表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淳熙五

年戊戌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仍令疾速

之任

宰相史浩必以任是缺本以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終作本始是差權發遣南康軍

事兼管內勸淳熙六年己亥正月再請祠不

報候命於鉛山

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為善雖出處去就素有

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切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朱子始有出意正月行至信州鉛山候命寓崇壽僧舍陸梭山來訪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上到郡首下

一延訪利病其二令老父教訓子孫和睦鄉里及下愚不移之人亦令父兄訓戒子弟其三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宮為諸生講說壘壘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

學職士風翁
然丕變矣。

立三先祠及五賢堂。

先是移文
教授司戶。

以為蒙恩叔守。昇付民社。因將使之宣明。教
化篤焉。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窳而已。
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二程先生祀
其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則別
為堂祀之。

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

事下戶部
戶部下漕

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
用劉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

鹿洞書院。

時白鹿洞書院故址。榛廢已久。朱
子詢得之。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

於其地。且言於賴得賜教額。及賜御書石經
監本九經。又捐俸買書以益之。并置田以贍
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屬過。容學徒釋菜於
先聖先師以落之。每暇輒一至。諸生徒從而質

疑問難。因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以示學者。尤致意於明誠敬義數語。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淳熙七其間。假之稍廉。畧如祠官之入不報。

年庚子正月請祠不報。二月張南軒訃至。罷

宴哭之。

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朱子為文祭之。畧曰。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

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共濟。而晚得其味。蓋繳紆往返者。幾十有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南軒常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而非天理矣。朱子以為擴前聖之所未發。三月復請祠不允。四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月申減屬縣科紐木炭錢歲二千緡應詔上

封事

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

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決不可寬本役凡流到軍之日惟望衰飲剋剝以償債負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惟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是以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今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立紀綱者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

師傳宥左練。師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
親。自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
人者。上則盡滅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
士大夫之有權利無恥者。盡入其門。所喜則陰
為引援。擇其清願。所惡則密行營毀。公肆搆
排。所益者皆陛下之財。所竊者皆陛下之柄。
陛下所謂宰相。即傳宥左練。師之臣。或反出
入其門。輸。承望其風旨。勢成成立。中外靡然
向之。使陛下之疏。今無涉。不復出於朝。更而
出於此。一二人之門。蓋非獨壞陛下之紀綱。
乃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
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
土守何自而復。宗廟之誓。又何以策布而
可。當帶親入。上積之大怒。命其分折。宰相趙
鼎說。師政。大修荒政。時值大旱。至秋。約苗夫
斛乃已。

大修荒政

時值大旱。至秋。約苗夫
斛乃已。

置。為政荒備。會招江東紳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實格。因卽二事推廣為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里子雜稅。及三年故文已蠲官租。禁州鄆勿得催理。若因繁港延。則特招太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并日結飽乃可。因以實格諭富室。得米二萬石。使播芻以特。復奏請裁留綢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鄆濱大江。舟楫岸者。遇大風。輒滄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其稍板業饑者。舟志無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塲。以待賑糶。合為三十五塲。其關食甚者。再加關給。比冬遂以旱傷分數告於關。乞蠲關稅。本單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時零。並與衙關。故數既寬於民。以故無流徙也。

十一月作卧

龍庵

祀諸葛武侯。庵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併如龍潭起亭為民禱賽之。皆捐俸為

之。而屬西源隱者在嘉考董其役。官民咸無預焉。

淳熙八年辛丑正月

月開場濟糶

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

三十五員。各奉一場。以稽糶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我減耗乞免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赴場。就糶。課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糶者皆濟半月。鄰邑無未。自即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饑民老幼二十萬七千餘口。其地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濟之患。

二月陸象山來訪

象山請書

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象山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但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于義。而日勉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為切中學者。應觀深細。三月差提舉江西之病。諸書於簡。以終同志。

常平茶鹽待次

初到南康。有仕滿奏事之旨。游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

致其速去。遂有此命。然猶待次。因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物有竭減。星子縣稅。二請照實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獲為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閏夏稅。悉與蠲放。上二等戶。亦有由粟減價賑糶。而不及實格者。亦許

其請。多作料。教帶補去。平夏稅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致免奔之澤矣。其四則中請。白鹿洞。賜額。及監。閏三月去郡東歸。朱子治本九經。多見施行。

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挽法。害政者。亦必絕。王淋作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

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四月過九江。拜凍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

為講生。說太極圖義。遂七月除直秘閣。辭。以是月十九日至家。

政修備。民無流殍。故有此除。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恩。不拜復辭。不允。呂東

萊訃至。為位哭之。呂氏定周易為十二篇。以

從之。又謂大事紀一書。自成一象之言。有補學者。又與呂公帖云。昨叩比日。講授次第。聞

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復。可以及人。達理而復。可以創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違。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甚矣。而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其切磨之意如此也。八月差

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時浙東為饑。上軫宸慮。連拜命不收解。即日單

車上道。辭前所授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十一日。坐牀。帳而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十一

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朱子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史異之由。與

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為勸客。殊聽。十二月視

因條陳殺荒之策。董七事。上之。事於西興。初授命。即印榜。招海南。既廣。未至

浙東。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

時。依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海高。舟米。以輕

糶矣。日與條屬。寓公約。任。均。訪民隱。現。盡

織。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晝。既。定。則。親。出

按。應。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富。山。長。谷。靡

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

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齋。以。行。秋。毫。不。及。州

縣。以。故。所。惡。雖。廣。而。却。內。不。知。官。吏。彈。其。風

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整。其。境。至。有。自。引。去

者。娶。有。朱。隸。尉。不。伏。賑。糶。及。紹。衡。屬。吏。賈。祐

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畫。類。南

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治。不。可。勝。計。有。短。先生

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熹。政

事。却。有。可。觀。者。淳熙九年壬寅正月條奏救荒事宜。

并乞借撥官倉給降度牒推賞獻助入。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并行住催

之。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畧云。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

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庫內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

糶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收稅租。軍臣沙汰殺史。路分州軍

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遠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

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家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

時軍書畧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

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所便順古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憂。詔行社倉法於諸

郡。初。條陳荒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至是。請首領行之。台奏有應時為之者矣。

條奏諸州利病。

首言紹興和買之弊。欲乞痛減。裁額。然後用貫頭科。紐。仍

用高下等第均數。而免下戶出錢。使得相乘。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押納陪輸之患。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義役之法。請令民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非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輸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沿海四州鹽法。乞假福建下四州產鹽法行之。

諸郡酒坊亦乞改隸處州萬戶酒法。殺荒之餘。若凡可以便民者。莫不現為經久之計。而

已。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七月行部。將由台趨溫。既

入台境。民有訴太守新授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及趨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其

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法處。當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具劾之。仍送紹興。鞠實。

王淮以姻蒞。匿不為奏。仲友亦自辯。且乞送浙。西無敢官體。寔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十

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結未甚深者。及仲友名。任林名。辨疏同上。由說開陳。故他無錮刑。

止罷江。西新任。台州久早。雨

毀秦檜祠。學有

秦檜之祠。八月除直徽猷閣。辭。

契政濟之勞也。未予以為

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所以全活一遺。
飢饉流殍之民。蹠等疏崇懼非所以示勸懲。
况近案唐仲友。反為所訴。雖以罷其新任。而
根究指揮。尚未結絕。方藉業以供斧誅。豈敢
遽竊恩榮。以查差。江西提點刑獄辭。詔與江
實刑之典。不允。

東梁總兩易其任再辭。

初聞江西之命即日辭職東還。亟其辭免。

大畧以為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誤田奪牛
之請。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
願得歸耕於故壑。畢志菑聞。詔與江東梁總
兩易之。又辭。且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
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以為今來所除。仍
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
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風
心。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迴避

仇怨、特王本、特作時、特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
辭以為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
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
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十一月始受職名、仍

力辭新任、請祠

極言昨來所按雖吏實與衆多、暮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

事發以來、大者宰割、幹旋於上、小者馳驚、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
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連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歛、排、向、
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有魚肉、
而其變亂白黑、誣毀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
時吏部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奉時相意、上疏、
毀程氏之學、以陰欲朱子、故奏及之、

淳熙十年癸卯、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上覽

奏。知不可強起。故有是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進之難。行。退。而奉祠。社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作感春賦。以見志。四月。武夷精

舍成。

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徙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有稽舍雜詠。並序。淳熙

十一年甲辰。力辨浙學之非。

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驚

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致疑定。以致免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專史達舍窮理盡性。而徒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專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損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

彼為重。而反輕。疑定收故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蔚宗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段。淳熾論。賊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以聽矣。淳

熙十二年乙巳。二月崇道秩滿。復請祠。差主
管華州雲臺觀。淳熙十三年丙午。三月易學

啟蒙成

於六經遺秦煨燼。惟易以卜筮得全。迄於漢魏。流為鐵緯之學。王弼始刊落

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

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朱子既推義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亟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據。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卦揲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殊。而易經始還其舊焉。八月孝經

刊誤成。淳熙十四年丁未正月如黃吊陳福

公。以三紀遊從。晚歲知己。且為中興賢輔。故以千里赴吊。并為文祭之。是歲作律呂新

書。三月小學成。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

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枝。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

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畧併焉。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七月差江西

王本作江西路

提點刑獄辭

時上諭

熹久間。可與監司。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作王金金設非其所長。故有是命。詰詞云。

勅宣教郎直殿。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

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

持平。往哉。惟允。行兩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

淳熙十四年七月內陳居仁行詞。淳熙十五

年戊申正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再辭。不允。

且趣入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會軍臣王淮罷政。乃

以其月入國門。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熹到已幾日。何不請對。遂詣闕門。進榜。子有言。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自陳。昨任浙東提舉。由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無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東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今留在此。特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其一言刑獄失當。上曰。似此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三言經總對錢。四言諸州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因循在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為言。規諷切至。又言置將之權。旁出。

聞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
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荐。然皆出於士大
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獨陛下未
知之耳。又指甘昇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
曰。固是。但滿波文書。乃是他人子弟之罪。對曰。
豈有子弟有罪。而父兄無罪。然此持一事耳。
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
曰。高宗以其才荐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
有才鮮不為惡。至論言官。誠然矣。曰。陛下以
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官。察。則則取以充之。紅
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途轍一定。軍
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
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
事。可見矣。至論軍政不備。士卒怨怒。曰。主將
劉剝士卒以為苞苴。臣轉階級。皆有成價。上
曰。却不聞此。果有時。豈不理會。卿可仔細採

探來說。未復辭云。願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道遠。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或以勿言。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

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栗起。至是遣吏抱印來。迫供職。時朱子以足疾甚。在告。中郎乞候疾愈。不聽。明日。栗以其欺慢。請行罷逐。故事。無以待郎勅。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之。於是朱子請祠。上曰。林栗言。過當。丞相周必大奏。素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仍授提刑。從之。

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

朱子既行且辭

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臣思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論罕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滌合宜言章。既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以私意動臺。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狼狽自用。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栗遂罷去。詔朱熹可疾速之任。因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遂除直寶文閣主管兩京嵩山崇福宮。詰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曠作。然變其舊習。國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為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文入奏便殿。朕嘉其諫論。留寘郎曹。蓋將連詰

清要之地。遽以疾。諗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遠之士也。朕察爾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祿。身雖有王本作於風化矣。淳熙十五年八月口口日中書

舍人鄭僑行詞

時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馬耳九

月復召辭

初朱子之去。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

閣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機。十

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

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嘗而

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

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養愛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東燭讀之。終篇。

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於是上感其忠

鯁。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為燕翼謀也。朱子因奏草疏。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使。要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真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秋

綱紀以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上。始出太極通書西銘解。

義以授學者。

初陸象山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

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以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則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是過象山爲之申辨。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

無有也。朱子答書有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乃其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所以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形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且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既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一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

也。象山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答書有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專所聞，各行所知，無復望其必同也。淳熙十六年己酉，除秘閣修撰，辭。時孝宗內禪，是

歲序大學中庸章句。且學庸二書，定著已久，插時加竄，改正。王木正

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者，又各著或四月

再辭職名許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詞

去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
之名節為尤美也乃上表謝
閏五月更化

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

使又辭

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千
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迴避

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以光宗初
政再被除

命遂不
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四月到郡首頌

禮教

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父母
喪而不服衰經者朱子首下教述古今

禮律以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

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

氏男女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

庵舍以居悉禁之俗為大變時詣學校訓誘

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按語錄云：先生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成精伎，又熟聞知。王本作趙帥處之為人，試之政事，尤得其

奏除屬邑上

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

萬餘緡奏行經界法

初朱子為州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即

加訪問，講求纖悉，必究。以至弓量等作，不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陳利害，疏於朝。及與執政書，究論之。然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貴家豪勢，兼并侵漁者，輒以為不便。會州人有

居要路者。幸其有是。兼並啟從之久。之有言
本州先行經界。後竟有以阻之者。事遂以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

祠不允。刻五經四書於郡。

各著為說。繫於諸
經書後。以曉學者。

按語錄云。嘉如今年方得見聖人一言一字。不
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嘉
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嘉當初講學。也豈意
到這裏。幸而大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
年頗覺勝似去年。勝似去年。紹熙二年辛亥春與永
嘉陳君舉論學。

嘉陳君舉論學

朱子往歲聞陳傳良君舉嘗
著詩說。以書問云。王本云。至

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
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蕭勺羣。愚則

訪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者常前有長樂之爭。莊本作念長者。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漫失本旨。蓋刻劃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各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書云。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倪。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谷之故而後



詭於辭也。若素之愚見作王本見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連鏡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老病憂幽。死忌王本忌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二月與趙師書論招州軍募江後無聞焉。

戊三月復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

便居住。正月長子塾卒於嬰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新喪。可祠歸治喪葬。遂有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上初政。嘗除祕撰時已力辭。奉詔褒許。難以復

受故再辭焉。與留丞相書論黨禍。且以黨正點邪為說。其治漳也。一以崇教化。正風俗為

先務。暮年化感而去漳民莫不思之。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允。

詔諭撰之職以罷名儒乃不敢辭

九月

除湖南轉運副使。辭。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

不行自劾。紹熙三年壬子。二月復請補祠職。

從之。

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之任。朱子猶以補祠職為請。

遂乃許從之。王林作之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先是韋齊嘗過考亭

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至是卒成韋齊之意矣。

永嘉陳同甫

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朱子往歲嘗以書

或其義利雙行。王雷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諷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累答書。極力開論。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說兩說。江西頓悟。與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畧

辭。紹熙四年癸丑正月再辭。十二月除知潭

州。湖南安撫。辭不允。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朝朱先生安

在谷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詰詞云。

十國為建師帥。是寄刻長沙。據湖湘上游。賜

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

風節峻持。作王時持。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

威惠孚洽。可以為時之帥。燕是二者。往臨藩
方。聲望所加。列城聲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
爾其為朕敷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
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莫事多刻。可。紹熙

四年十二月口口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朱

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紹熙五年甲寅正月再辭詔

疾速之任。詔長沙巨屏得賢為重生。汪主

疾速之任。會洞。條侵。授五月至鎮。在途次。老

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長沙士子夙知向學。

觀大道。填。幾不可行。學子雲集。未子誨

及鄙。工。解。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未。子。誨

能容士俗。惟動。洞。獠。侵。擾。郡。境。遣。使。諭。降

之。狂人蒲來天出有地作禍。或薦軍校田昇

來將新汝昇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

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聽命遂併

其妻子俘以至官。改建嶽麓書院。書院本在

給衣冠引教不誅。密劉公南

軒先生之舊久而廢。乃更擇爽塏之地而

新之。別置員領以待。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

給與羣庠等。朱子常窮日之力治郡事。夜則

與諸生講論問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己務

實之學。懇惻至到。奏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

聞者感動不已。奏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

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唯賴飛虎軍以壯

聲勢。而乃足疎襄陽不便。故以為請。六

月申乞歸田不允。

時孝宗陞廷。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

能執喪。中外皆洵。洵憂懼。遂有此請。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

奏事辭

先是蜀人黃裳為嘉郎姻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頃進一日。光宗宣諭曰。嘉

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光宗問為誰。對曰。朱熹。或言長沙之命。亦願由此。彭龜年繼為官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熹之說。云何。蓋存心已久。

考正釋奠禮儀行

於郡。先是漳州任內。嘗列上釋奠禮儀。得請施行。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

還奏事

又苦目昏。乃力疾躬為鈎校。剛劓。假

撰擬

定為數條。頒行。巡內州邑。僅畢而

行。立忠節廟。

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

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起民爲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肖像祀之。

又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八月除煥章閣待

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

皓詞云。朕

初奉大統。未暇他圖。首開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頒乃王字。無名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

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論。且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傳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速驅。可。紹熙五年八月口口日黃由行詞。朱子初辭。兼司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為起躡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惟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九日晦。日至自長沙。次於者。故預有是言。

郭外

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進退亦當

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何不諷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道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為几。我方為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十月朔。乞且帶舊奏事。次日入國門。越日奏事。

行宮便殿

其畧曰：天運艱難。固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

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

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如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三劄。皆言湖南事宜。初朱子行至宜春。門人廬陵劉敞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問。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辭。新除職名。不允。奏事吾所能預計者也。省以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申致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

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上孝宗山陵議狀。

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趙彥適按視山陵。謂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逢吉履

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

憚之。議遂中寢。朱子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

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

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

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辛丑受詔

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進講大學。故事。講筵每遇雙日。早晚進講。及

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乃奏乞除朔望旬休

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雙月日諸色假。杜

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數

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
益聖德者。罄竭無餘。作王本上亦虛心以嘉

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更化覃恩。

授朝請郎。賜紫金魚袋。

誥詞云。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

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

嘆也。王本無而不忘矣。長沙謀帥。強為時起

肆予初改式。逸其歸於以講。王本於朕將

虛已聽焉。爰因大畚序。遣厥扶。雖曰舊章。亦

冀樂告。可。紹熙五年十月口口日。中書舍人陳傅

良行詞。乙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時以雷雨

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
令後省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

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沈有
問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內

賀禮並免。

端慶聖節前一日晚聞報來日百
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可。乃草對。

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受。未
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

庚戌

講筵留身奏四事。

時有旨修葺東宮。為屋數
百間。而諫臣黃度將論近

習。遽以持批逐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
事。其畧曰。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
饉。流離。太上皇帝未有進見之期。而壽皇在
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
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兢兢然憂苦晨昏之養。
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適安便。又壽康
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至於朝
廷紀綱。尤所當嚴。今遣退軍。執移易臺諫。皆

出於陛下之獨斷，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
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至於
宮之下，偏聽臺史譖妄之言，但欲祐思諸
之旁，趨那遽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
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久遠血食之圖。臣願
陛下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
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
居。及過宮之日，願暫變服色，望見太上皇帝
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
誠。及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之弛張，
人材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量，
勿徇己見。若夫山林作本之下，作王本亦
望先寬七月之期，以熙臺史之說，別求草澤
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祖
作社王本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皆今日
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復思慮，斷而行之。上

為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朔編講章以進

朱子進講數論及盤

銘丹書復編次成佚以進上喜且令點句求

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

要在求教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

進德具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點動靜必求

教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

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

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

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

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

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所以推廣上意焉朱子

通謂門人曰上可與為善願上請修嫡孫

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上請修嫡孫

承重之服

畧曰理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新棄三年蓋嫡子當為

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義當然也。漢文短喪之制。後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孝誠。易月之外。猶執過喪。超越千古。拘學牽制之弊。甚感德也。問問本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長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以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按書集藎後云。嫡孫為祖。禮

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為祖後者服斬。本條下疏中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間。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也。乃知學之不講。其害也。亦如此矣。上

廟祧議

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傳宣二祖。而正

太祖東向之位者。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給舍樓鑰陳傅良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豈出傳祖。豈可無功德之說。上之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

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朱子曰。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國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陳。奏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傳祖乃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俱不曾祀。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方懋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上意喻廟堂。則聞已毀。傳宣廟而更創別廟。以祀四祖矣。時既以前相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忌其軋也。配王不藉以

准告封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

各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眾

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
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
撰。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若
若字本無如一事而紀載不同者。須至
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
得案作案總本底在時。檢討官不從。丙戌詔

除授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辭。日

晚請留身。中言前風乞賜施行。即降御批。朕
憫卿眷父。方比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
可知。悉宰相趙汝愚劾劉劄固諫。內侍王德
謙徑達付下。曰。即附奏。以謝。陳鑰。鄧驛。劉光
祖。陳傅良。皆爭留之。不可。有旨。除寶文閣。與
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辭不允。他日
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所以逐朱熹之。驥上
日。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吏侍孫

達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認上曰朱熹
所言多不可用初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
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聞之場
然以為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乃無本
子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
年進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容侂胄益得
志朱子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
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
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
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
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時爭名
之流亦潛有讒間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
朱子計侂胄本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因奏
曰正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亦欲陛
下亟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鄜侂
胄由此聲勢益張羣儉附和并疑及丞相視

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由此云

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

仍乞追還新舊職名

初還過玉山邑宰司馬遺請為諸生講說辭不

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及抵家逆力辭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

南京鴻慶宮

誥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

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頌茂命以爾心耽堦與性樂邱樊被累朝之特詔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講筵幾御方喜桓榮之說當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益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遠茲累歲始

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進
如慢小。遊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狗於名高
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
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嘒噫。厥承
明勞侍從。既違持索之班。歸鄉里。受生徒。往
究專門之業。其祇于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
閣。修撰宮。竹林精舍成。至是精舍成。率諸生
觀差造。義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維顏曾氏。傳得其
行釋菜禮於先聖。其文畧曰。恭惟道統逸自
宗。達思及孟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
十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里一原。曰
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
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
師。晚親有道。載鐸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
幸無失墜。逮茲遐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

居伊始，探原推本，散味殿初，精舍規約，整肅置堂，長以司之，且書其門符云：道遠前聖，統朋誤遠，方來後，**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正月辭**精舍更名滄洲。

舊職名三月又辭並不允

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并累申省有

旨次對之職除授已又久王本與廟議初不相闕依已降指揮已再指揮久依不得再有陳

請**慶元元年十二月口口日中書舍人傅伯**

壽行詞轉朝奉大夫

誥詞云勅登崇俊良因欲符初勅於王不衆望丕

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敏達之典具位史才宏遠道精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風懷此志以六經為諸儒之倡務淑私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叢

考吏。爰陟文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於珙

林作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體之公。其體心作狂。勿忘猷告。可。慶元元年三月口口日中

書舍人鄧驛行詞。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

不允。初。旣宵即欲併逐趙相而難其辭。及是

旣宵矣。旣宵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

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

異己者。然後可以肆志。陰珉姓名授之。於是

羣小附和。以攻偽學。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

殺丞相。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

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然。乃草封事數萬

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用以明丞相之寃。子

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自作宜本作宜賈禍。先

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過避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避翁，遂以疾乞休致。

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充秘閣修

撰宮祠如故。

先生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乞錫職名，詔無

罪可待。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從依舊秘閣修撰。

是歲楚辭

集註成。

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諱死於水，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

楚辭以見志，其書又有辨證及後語。

慶元二年丙辰二月申省

乞正恩數。

大意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隆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請

乞改正不許。

十二月褫職罷祠。

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張

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聞知之。是科取士。猶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時忌。文章日早。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並以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須過慮。久之。奸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絃草疏。將上會。遽去不果。沈繼祖以違論伊川先生。得為察官。絃因以善投之。繼祖銳於違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被職罷祠。從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持編置道州。善類重足以立。是歲作皇極辨。復是歲始修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既而以小載。作王本。指義各綴其復。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王制。鄉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日有家禮。鄉禮。邦國禮。王

朝禮。喪禮。祭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
十七八。先是草草王本奏欲乞修三禮曰。遭
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
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
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
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
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
以通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
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
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採其
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
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
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
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
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臣昔在山
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

而取禮記及諸經文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曾作王本家除用。學徒分散。遂不為能就。王本能就。連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不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開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

慶元三年丁

巳。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

前數日。來于方與諸生講論。有以禮

職之命。來於寒泉精舍。問正語之。坐而講學。無厭者。或來報者。畧起祝。祝。王語之。以上講學。業有

王本以初。與之。今夕。先生。方與。諸生。講復。生。

講論如初。異且。諸生乃知。有指揮。辱俱。來謝。

吳本。謝身。暑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反。乘輸。之。

暮景。然在家。長國。而作。然在。家而。憂命。未忘。

葵藿之初。心時。那勝。錄補。補王。本元。定甚。急。

元定。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

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堂。外無。嗟勞。語坐。客。

感歎。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

曰。朋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

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

同。紅本。與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朱。

子為。之哀。劬。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

皆不能。及。時。黨禁。益深。稍稱。善類。斥逐。無遺。

至為。舉考。校。皆為。屬禁。朱子。方與。同志。講道。

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

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觀。先。

生有天生德於子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曰。集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誇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何事耶。韓文考異成慶元四

年戊午作書傳

按大全集止載二典。尚撰金曆。呂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

及親養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

休。

朱子以明年年及七十。尚帶階官義當納祿。具中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

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既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畧見端倪。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

慶元五年己未。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

仕始用野服見客

坐位傍作榜王本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

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莫外即或不
能然其積深矣又理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
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
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
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慶元六年庚申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

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
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與先是已未夜為諸生
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學
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
心與之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
人應萬事大地生萬物直此而已甲子朱子

卒。

前夕癸亥。稽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徇率下。

整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進。乃作三書。一書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幹。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理而成之。其書界行。關其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為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禮參用之乎。乃領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指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之。良久乃悟。然而逝。午之初刻也。吁。夫朱子享有七十一歲。而遂終。諸禮。皆遵遺。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

之大林谷

會葬者
幾千人

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

卷之一終

第二冊。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附錄卷之二

行狀

全文
不錄

紫陽朱文公年譜附錄卷之二終

謹案黃翰集朱子行狀。次言四海。次令書作
以擢用。押至今脫押字。進賢賞功。賢令書作
貧冒進擢之寵。今書作進冒擢之寵。差權發
達南康軍事。今脫權字。先生自同安自今作
以各視其色。目目今書作日。故地次第。故地
今書作地。說討軍實去浮冗。今書作討理軍
實。去其浮冗。倚附幽隱。附今書作負。敬討軍
實。討今書作討。列即供軍之數。列今書作州。

不樂莊士之讓言。讓今書作讓。廉然向之今書作廉。然皆向之。胥吏投籍。所今書作籍。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墜已之。今書重字於偏字下。羣小相提。提今書提。并且住。惟且今書作與。紹興丁身等錢。今脫身等字。昏屬者別與差違。仍選差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今書作昏屬者汰。違仍差。違官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春夏之交。夏今作秋。乞推行之。今脫乞字。寓公鈞坊民隱。鈞今書作館。所却肅然肅。今書作肅。而用心尤苦。若今書作若。台守今書作知。台州。輕重失宜。重今書作之。第二等以上人人今書作入。朋分角立。朋今書作明。少有疑滯。今脫有字。以疾在告。今脫在字。奇表表。今書作表。選掄之際。掄今書作論。勾考其有亡。有今書作在。競為苛急。競今書作競。急禁之。今書作

悉為之禁。方量之法。方今書作弓。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將今書作精。祝蓋字。韓侂胄謀之。今書作讓。讓之。屬易進之節。屬今書作屬。動。飯。鮪。鮪。鮪。今書作嫩。莫元主。一。今書作先生。一。存。此。心。此。今書作諸。泉。集。發。明。泉。今書作袋。謹。其。獨。今。既。其。字。失。所。依。歸。或。或。今書作馬。良。輯。故。故。泉。今書作袋。淳。熙。丙。申。今書作乾。進。丁。酉。劉。學。古。古。今書作家。路。殷。尤甚。路。今書作路。路。經。經。經。經。今書經。字。於。鍾。字。上。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迪。士。紫。緡。甫。周。吳。亨。鄭。宗。亮。黃。熱。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二。十。六。字。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二。十。六。字。

第三冊 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附錄卷之三

宋史道學本傳

全文不錄

紫陽朱文公先生年

譜附錄卷之三終

謹案宋史本傳。執政俱稱之。執。今書作執。值
歲不雨。而今書作與。王淮奏改長提舉浙東
常平茶鹽公事。今脫奏字。蓋書選建英豪嘗
今書作賞。不能盡得其人。盡今書作旬。所奏
凡七事。今脫凡字。乞令浙西提。到委清強官
完實清。今書作清。蓋指某也。指今書作措。得
以久竊廟廟之權。久今書作又。左補闕薛叔
似叔。今書作叔。奇表難進之害。表今書作表。
未能徹其私邪之蔽。徹今書作徹。不能盡由
於法度。今脫法字。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
者。今書作有。不至於所妨者。幾為奇。患統今
書作統。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今脫

此字。猶有可議者。據今書作講。為屋。至數百
聞。至今書作三。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今脫恐
字。然上亦未有怒去意也。今脫有字。補于雷
為其父。後復今書作院。為萬世法程。今書作
萬世為法程。既屢為上言。今脫屢字。又數以
手書。故汝愚今書作屢。及數以手書。劉德秀
任長沙。今書作任為長沙。望
今守臣約末。今書作守令臣。

第四冊。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附錄卷之四。

歷代復典。宋。寧宗嘉泰二年。學禁稍弛。

詔朱熹華文閣待制。特與致仕恩澤。是時朱
子卒已數年。守臣不以聞。朝廷猶以生命存。

之。嘉定元年戊辰十月。詔賜謚與遺表恩澤。開禧三年。侂冑伏誅。凶徒儉黨。悉已斥戮。至是年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朱熹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右劄付禮部太常寺。嘉定二年。詔朱熹賜謚曰文。謚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

隆汙。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
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
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
實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
既與其徒辯問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
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因阨。至老而不獲用。
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
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

以口舌勝。而枉已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累辭名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位於朝。分符持節於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逐去。尋以

論者詆為偽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

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

之孝

謹案李心傳道
命錄孝作學

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

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

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時而同符也。謹案諡

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

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

致知。閑邪存誠。以為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

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
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
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
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
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
聞之謂乎。勤恤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橫賦。修
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
任部使則糾發吏奸。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

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庶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為忠矣。而未必

皆庶公方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嘉定二年大學博士章棟上 覆

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子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待斯世。

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收

錄業道命錄收作擬

以資文

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間奧。韓愈氏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子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其焰。至公聖道燦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

外。其於書舍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

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閑居者
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
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
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
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
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
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憲宏
濶，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

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矯自童至耄動以
禮法而跼弛於繩墨者姍以為誕世嘗以是
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
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
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
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
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
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

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

謹案道命錄作文乎文乎

豈是之

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

立考異之書豈其言

謹案道命錄言作心

亦有合歟請

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郎官劉彌正上

奉聖旨依

嘉定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謨閣

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師

追封信國公御批云朕每觀朱熹所著論

語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
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
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誥
詞云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
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
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旨
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新
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

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具位熹

業

道命錄熹字上有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朱十五字無具位二字極高

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心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嘗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謹案道命錄早錫下有郡符二字今脫寫晚登彙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溢。備

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
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
猷。噫。身沒言存。所恨邱原之難起。源深澤遠。

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

王暨行

謹案道命錄命字下有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十三字 郊禮推封

制云。肇祀南郊。已訖泰壇之禮。推恩邇列。爰
申禰廟之褒。式重典刑。用昭愍錫。具位。燾心
潛列聖。德配前修。家有成書。發千古不傳之

祕戶多滿屨。為四方來學之宗。聽白首於禁
塗。嚙孤忠於講席。雖用之不盡。莫紆經濟之
懷。然仰之愈尊。游厚推崇之典。茲繇令子。克
相精禋。適當竣事之初。宜舉因心之教。維垣
極品。已增松檟之春。廣信稱公。不改封疆之
舊。諒惟英識。克對殊休。陳卓行寶慶三年正月
口日。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封徽國公用
鄒克例也。誥詞云。饗明堂而沛澤。具有彛章。

謂故國以移封。式遵

謹案道命錄遵作尊

儒道昔屢舉

褒揚之典。茲再疏追禋之恩。眷我宗工。若時
明訓。具位熹傳孔孟之學。抱伊傳之才。講道
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
邪興正為本。闢百聖而不慙。阜陵知之而有
廉靜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
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
訪落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

與旨。允為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

未盡憲章之善。適逢禮歲。載錫嘉名。爵之父

母之邦。位以公私。謹道命錄私作師之品。豈專踵故

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

即桐鄉而祀。厥光瓊。謹素道命錄瓊作費異於前聞。有

赫其靈。尚淑爾後。鍾震行謹素道命命錄後字下有可依前贈太師改

封嚴國公益如故十四字紹定三年九月某日 嘉熙二

年建寧守臣王堃創建朱子祠。請於朝。御書

建安書院額匾賜之。淳祐元年辛丑正月。詔以朱熹從祀孔子廟廷。淳祐四年。詔改滄州精舍為考亭書院。御書額匾賜之。淳

祐六年。徽州守臣韓補徙朱子祠於江東道院故址。御書紫陽書院額匾賜之。度宗咸

淳元年九月。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賢者以聞。咸淳五年。詔婺源祠所稱文公闕里繡使方逢辰書額。元至元元年

三月。婺源知州于文傳請於朝得旨。勅立徽國文公之廟。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追謚父韋齋曰獻靖公。誥詞云。考德而論時。灼見風標之峻。觀子而知父。迨聞詩禮之傳。久闕幽堂。丕昭公論。故宋左議丞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躁進。德合中行。溯鄒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闡圖書之蘊奧。妙契元機。奏對雖忤於權奸。

嗣續篤生於賢哲。化民成俗著書滿車。既繼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孔後。才高弗展。嗟沉滯於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於永世。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謚獻靖公。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某日。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改。

封齊國公誥詞云。

謹案道命錄有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闕十字無誥

詞云三字

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

節之厲垂諸世。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

孰膺寵數。故宋華文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
學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謚文朱熹。挺生異質。
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
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奸屢擯。志慮不回。著書
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
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中行於仁廟。詢諸
僉議。宜易故封。國啟營邱。爰錫太公之境土。
壤隣洙泗。尚觀尼父之宮墻。徧想英風。載欽

新命可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某日。朱子自題畫像。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列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自題畫像詩。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帳然。履薄臨深。量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趙氏汝騰贊。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羣言。如射中鵠絕。

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草
廬吳氏贊義理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
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
喬嶽。款明永樂十二年三月。雲間沈度拜
書鈴印一。沈度。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附
錄卷之四終。

後幅題跋

國初法書盛推雲間二沈。而民則尤為傑出。

此書文公朱夫子年譜益加謹飭宜乎前後
數萬言而始終一轍也珍之珍之長沙李東
陽識鈐印二西涯賓之

冊內分鈐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嘉慶御覽之寶

四冊同

收傳印記文儒李姓貞伯父印子孫長寶表

節褒學之家

謹案李公晦著朱子年譜三卷魏了翁為之序其本已不傳於世明嘉靖間有李默重輯

本而多竄易公晦之舊

國朝王懋茲根據朱子遺書參證精詳成年譜

欽定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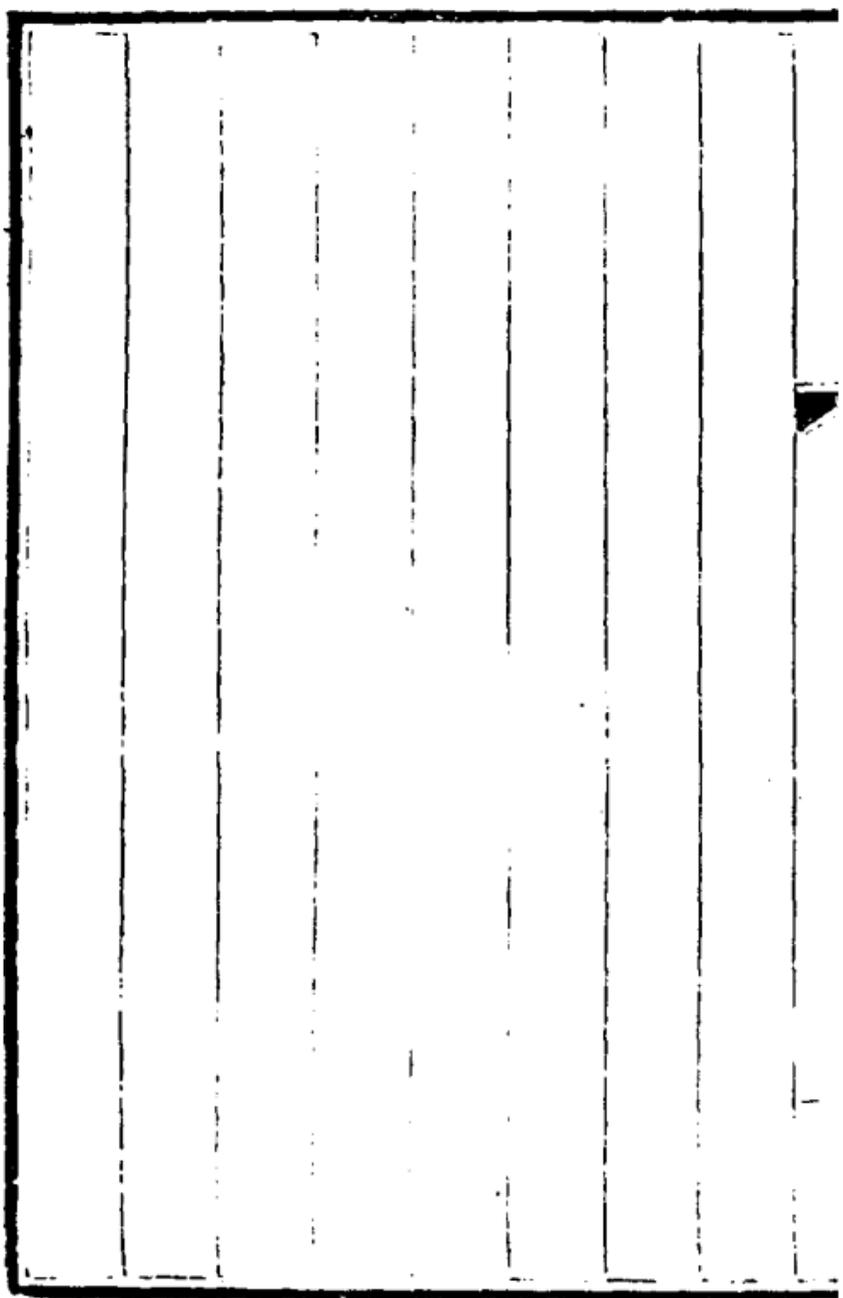
庫全書並考異四卷附錄二卷今

度書沈度洪武時人其所見當在李默未經
改易之前故全錄以存舊本

明邊文進畫羣仙拱壽 一軸

本幅絹本。縱五尺七寸。橫三尺一寸六分。設色畫古松一本。下蔭水仙一叢。款甲戌四月望前二日。隴西邊景昭製鈐印一。景昭之印。

鑒藏寶璽 五璽 寶笈三編



明趙壽猿猴獻壽圖 一軸

本幅絹本。縱三尺二寸一分。橫一尺六寸三分。設色畫叢樹下一羅漢紫袈裟。兩手托鉢。閉目趺坐。草間跪一猿猴捧桃以獻。無款。鈐印二。壽。南山。

鑒藏寶璽五璽 寶笈三編

謹案趙壽字南山。工畫人馬。見書畫史。

